



樂書卷第八十六

論語訓義

八佾

八佾

述而

泰伯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衰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蓋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繼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繳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



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微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授舜武王伐紂為禮之適平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則揖遜為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實之美而武獨未盡可欲之善者豈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

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者嘆美之辭簫韶九成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善也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

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衰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義而已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爲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顏淵三月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息之至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樂道而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况與人歌而善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已也昔孔子遭阨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子路彈劍孔子之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之意歟魯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憲之弦蓬古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泰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

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
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
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成
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先
之以安弦以至憂之教胥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樂
之教國子弟亦充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尼
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
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
立而已以為學止乎此則未也

樂書卷第八十六終

樂書卷第八十七

論語訓義

泰伯 先

泰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

關雎后妃之德也

之本與周康之時

至治矣逮德下衰

誦之聲蓋洋洋乎

哉必也論其義正

之於心而已師摯

至於適齊者豈得

亦無補於時也孰若

亂洋洋乎盈耳哉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其王化

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亦可謂

所睢嘗亂矣師摯治而正之而弦

耳矣彼其所治豈特弦誦之聲

本使後世聞之者聽之於耳得

於周始乎治正關雎之亂而卒

哉世亂而樂淫雖有志於治正

去周適齊以全吾去就之義為

哉由是觀之太師執非苟知樂也亦善於知時矣關
睢之亂洋洋乎盈耳聲之盛美也萬舞洋洋容之盛
美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
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其文足論而不自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
人之善心不使放心也故樂一不正雅頌惡能不亂而失其所哉哀公十
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全
其先王所謂立樂之方也樂既正則雅也頌也斯各
得其所而區別之矣觀雅之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
丘由儀皆有其義而一其辭至孔子序之於六月則

列而次之正考甫得何頌於周之太師者十二篇至
孔子列於周魯頌之後者六篇而已豈非樂正而雅
頌始各得其所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矣而已亦可
謂有志於學孔子矣然季札觀樂於周豈不居末而
次齊秦不次唐而次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國風亦
不得其所矣此特以雅頌為言者樂之所以正者本
雅頌之音而已傳云乎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

時有先後禮樂有入質先進於禮樂既其言而文不
足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既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既
其文則非躬行者也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枉

以曲然後直救時以偏然後正也莊周曰選亂六律
錄絕竽瑟而天下人始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而
天下人始含其明矣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禮為行
以樂為和謂之君士與後進之君子同意孔子筮卦
得黃其色愀然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論語之
言文質有曰從周有曰從先進有曰彬彬者文質者
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子思所謂君子而時
中者此也洪範三德其施於燮彊平亦若是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明

傳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
務剛以為基故其音秋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

然者乃亂上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
也後果不得其死焉由是觀之仲由鼓瑟於孔子之
門有志於勝人無志於進道故孔子曰由之瑟奚為
於丘之門所以抑之也曾點之於孔子捨瑟而對異
乎三子者之撰是有志於樂道無志於從仕故孔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所以與之也抑由義也與點
仁也然則由之鼓瑟孔子抑之及執干而舞則不抑
之者以其因孔子之言悟窮亦樂通亦樂之意也
子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
之偏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君子也者其有德之士歟
文之以禮樂而不為素禮樂明備而不為偏仲尼燕

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孔子間居曰愷悌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是禮樂由君子出而并求之藝能足民而已非全乎君國子民之道也故孔子問其志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彼其自知明自信篤終此而已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樂者不過顏淵之間為邦是為邦之道無先於禮樂而求也為之可使足民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與莊周亦曰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謂之君子孰謂莊周蔽於天而不知人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是又指在上制作者言之與其所謂以俟君子者異矣

樂書卷第八十七終

樂書卷第八十八

論語訓義

先進

子路

憲問

先進

子曰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誅歌哭而請爾雅曰舞雩雩也由是推之舞雩之祭非旱暵若國大旱則不必為之非有常時也記曰雩祭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祭是雩祭或春或秋皆遇旱而為之不必龍見之時也此言舞雩

於春服既成之時非黨正秋祭之時也春秋書大旱
二書大雩二十多譏非大旱為之却又著僭用天子
之禮而已左氏皆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
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未知周之仲夏龍見之
時非常旱之月也魯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則
其所以舞詠而歸者在道而不在雩故孔子與之樊
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以崇德辨惑為問雖未能無
惑而一志於樂道亦孔子之所善也然擬之子路將
有公西華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有間矣魯之舞雩
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
人同故邪

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
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非所以為政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非所以為禮樂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非所以為刑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為政孔子以王道為先務
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象曰聖人以順動刑
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
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與本於豫順以動其言亦

相為表裏而已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為迂豈不野哉

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大與之性君子得之以為德性與之才君子達之以為藝言冉求之藝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無非天下之達德也據於德以為本游於藝以為末則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為禮行而樂之以為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為成人之君子矣孔子謂顏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

行也克四子之實進而至於顏回然後可以語成人之行故其問為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至於冉求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則亦可以為成人者惟顏子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又進於此豈特可以而已哉易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成位於天地之中者賢人之能事成人之至也亦豈不本於禮樂之簡易乎王通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揚雄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是觀之王通之論成人未為無失揚雄論社稷之臣亦未為俱得也孔子以成人之道在禮樂如此莊周反謂禮樂備行則天下亂

蓋有為而言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成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荷蕢之譏孔子猶釣者之譏住通也蓋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矣

樂書卷第八十八終

樂書卷第八十九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衛靈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乘殷之輅木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純冕也樂有文武而樂則韶舞文舞也蓋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夏殷周盡人道而王非無樂也而禮莫盛焉堯舜同天道而帝非無禮也而樂莫盛焉然三王之禮孔子之所憲章二帝之樂孔子之所祖述顏淵問

為邦必首以是告之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然
禮寓於時而有度數寓於器而有文為樂之所法者
韶舞而已以樂之美善必待久而後成也記曰比音
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然則不言韶舞豈足謂
之樂乎鄭聲似雅而非雅不放之則志易以淫佞人
似忠而非忠不遠之則行易以殄舜之命官始於伯
夷典禮中於變之典樂終於龍之納言則鄭聲淫佞
人殆堯舜其猶病諸况顏淵乎顏淵樂二帝三王
之道而有王佐之才苟不知戒此如為邦何哉告之
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所以教之也告之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所以戒之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于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人之於瞽
者待之如老者喪者所以盡仁待之如貴者所以盡
禮記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
瞽者如老者也語曰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是待瞽者如喪者貴者也然
則於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則曰階及
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某在斯禮曰未有燭而
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故曰樂有相步溫
之至也若夫用官以眩瞭相瞽矇語之盡相師之道
如孔子則聞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樂道也先王以之柔中國征伐法也先王以之威

四夷天下有道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諸侯賜圭瓚

然後為鬯賜祝釐然後為樂此禮樂所以自天子出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此征伐所以

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故魯

侯國也天下資禮樂焉此禮樂所以自諸侯出也威

文霸國也天下資征伐焉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

自諸侯出其失不過十世自大夫出其失不過五世

陪臣則三世而已豈非逆理彌甚則其勢彌蹙邪揚

雄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皆孔子褒貶之意故也

貨

子之入也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且自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以

同民心出治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其為

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為武城宰而弦歌之聲洋

洋乎盈耳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者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頽淵問為邦孔子告之

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者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子

三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禮樂不可廢於天下也邦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治國何哉孔子門人學樂者多矣或撥琴而歌或執干而舞或詠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己者也子夏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是子夏不特知樂道以成己又知推之為天下國家而已其賢於子貢問樂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八十九終

樂書卷第九十

論語訓義

陽貨

微子

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出於天地之性而玉帛特禮之物而已樂出於天地之命而鐘鼓特樂之器而已物不徒設必有難知之義存焉器不徒制必有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邪故聖人曰禮樂云楊雄曰玉帛不分鐘鼓不杌吾無以見聖人矣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禮樂廢而邪音起是鄭聲有時而亂雅也故聖人惡諸然則鄭聲之亂雅奈何亦曰黃鐘以本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傳曰鄭衛之音使人心淫是衛聲之淫不如鄭声乱雅之甚故舉是以見之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職也蓋聖人達而賞罰行而邪音亂雅固在所誅聖人窮而衰敗作而鄭聲亂雅特在所惡而已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古人之論瑟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蓋君父有節臣子有義人之道也四時和萬物生天之道也所學乎聖人者不過樂得天人之道而

已 是瑟者樂道之器歌者

道之聲孺悲子欲見孔

子非有樂道之心也孔子

以疾取樂道之器示之

以樂道之聲其意雖教實

愧之也豈非孟子所謂

不屑之教歟孔子辭孺悲

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

疾也辭孺悲子以疾而歌瑟猶辭齊王以疾而出弔

也蓋孔孟一道也苟盡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以

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况三年不為禮樂乎今夫君子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其所不為者特親喪而已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必報之以三年之喪然後後於其心執親之喪雖三

年不爲禮樂何遠至於崩壞乎記曰是月禋徙月樂
聖人之中制也昔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其
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加於人一等矣至
於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君
子之於禮樂固將終身焉其爲之也亦因人情爲之
節文而已過之則爲獻子不及則爲魯人要之得聖
人中制者惟孔子爲然宰我乃所願李則孔子也不
圖爲樂於既祥十日之後而欲爲之於纔三年之祥
孔子得不誅之乎

微子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考之天文翼星近太微主俳倡命之曰天倡則優倡
之徒雖上應天文特優雜子女之新樂而已非先王

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爲漫爛之戲齊侯盛陳優
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加法而深誅之者爲其傷
風害政莫茲爲甚故也是以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
人饋魯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庶姜孽孽庶士有勗
之意哉魏文侯嘗悅於此子夏辭而闕之其所學固
可知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再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小
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
和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詩之類大師之職也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弦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
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

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瞽矇掌播鼗眠瞭掌凡樂事擊頌磬笙磬則播鼗武瞽矇之職也擊磬襄眠瞭之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肴大食三侑令奏鍾鼓則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于則亞飯之工也缺則四飯之工也周衰之末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與諸侯夷當是時也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猶在不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賤亦與知焉

樂書卷第九十終

樂書卷第九十一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上下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有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則五聲者天地之道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八佾以終天地之功則八音者人之道也樂通倫理而三才之道具矣然則發之聲音其有不足以形容之乎蓋肥甘者食之美而悅於口輕煖者服之美而悅於體采色者視之美而悅於目聲音者聽之美而悅於耳便嬖者使令之適而悅於意為肥甘不足於口歟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調香以養其口為輕煖不足於體歟必將疏房越席牀第几筵以養其體為采色

不足於目歟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爲
聲音不足於耳歟必將鳴鼓鐘彈琴瑟以養其耳爲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必將衆侍妾盛官徒以適其
意凡此王之諸臣皆足供之固知王之不爲是也其
所大欲特在辟土地以廣之朝秦楚以臣之莅中國
以君之撫四夷以服之而已豈難知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先王之樂其本存於欣喜歡愛之情其末見於聲音
節奏之文探本知末者知其情而能作即末窮本者
識其文而能述周衰樂壞天下識情文者蓋鮮矣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有之知音而不知樂者有之亦樂
知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邪蓋齊王所問者樂所好
者音不悅先王之樂以樂民直悅世俗之樂以樂身
而已尚何異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樂於聽新聲哉
此孟子所以有今樂猶古樂之說庶乎王知反本也
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
以失節流酒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黃帝
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
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樂
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徇末以忘本則古必異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有與衆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皆曰鼓樂焉鼓樂所用多矣獨言鐘鼓管籥田獵所用多矣獨言車馬羽旄言鼓樂雖不在鐘鼓管籥然非鐘鼓管籥無以示與民同樂於內之意也田獵雖不在車馬羽旄然非車馬羽旄無以示與民同樂於外之意也周官田僕馭田路以田巾車建大麾以田則所謂車馬也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有與衆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注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疾首感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皆曰鼓樂焉鼓樂所用多矣獨言鐘鼓管籥田獵所用多矣獨言車馬羽旄言鼓樂雖不在鐘鼓管籥然非鐘鼓管籥無以示與民同樂於內之意也田獵雖不在車馬羽旄然非車馬羽旄無以示與民同樂於外之意也周官田僕馭田路以田巾車建大麾以田則所謂車馬

田路也羽旄即大麾也鼓樂一也在文王則靈臺三以
為樂在幽王則鼓鐘以為憂此無它樂於內者與民
同不同故也田獵一也在秦襄則駟鐵以為六人在齊
襄則屠之以為苦此無它樂於外者與民同不同故
也今王鼓樂田獵於此使民有瘁瘁之苦無欣欣之
樂天性之父母至於不相見天倫之兄弟天情之妻
子至於離散焉有王者在上使民至於此極也哉孟
子并與兩端論之誠欲其審去取與民同樂而已與
援文王與桀之事勸戒梁王同意觀宣王社山之獵
父老有至蠲租役之賜孟子反謂不與民同樂者社
山之獵所賜不過父老是與寡不與衆雖謂不與民
同樂可也鐘鼓言聲管籥車馬言音者單出謂之聲
雜比謂之音鐘鼓以節樂其聲則單出而已故言聲

管籥以和樂其聲則相應而雜比故言音然車馬亦
言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為鳴為鳴則和應故也
析而言之聲與音異通而言之聲音一也故此言管
籥之音詩言嘒嘒管聲自事言之聲音足以樂人之
內田獵足以悅人之外自道言之五音適以聾人之
耳田獵適以狂人之心也

樂書卷第九十二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之於國外有游畋之囿內有雪宮之樂游畋之囿則專利而已非與民同利也雪宮之樂則獨樂而已非與民同樂也故有為人下者不得是樂而非其上則為不知命為人上者有是樂而弗與民同則為不知義義命所在則是義命所去則非今王苟知

獨樂爲非而憂樂與民同則在下者亦將以君事爲
憂樂而不非其上矣以易求之比則樂民之樂而下
至於順從師則憂民之憂而民至於從之是憂樂施
報之効也故推樂民之樂而樂以天下特憂民之憂
而憂以天下則天下雖廣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
大心德同而如一人萬邦孰不嚮之以爲方下民孰
不往之以爲王哉文王樂以天下而庶民子來宣王
憂以天下而百姓見憂如此而已周官膳夫掌王之
膳羞侑食及徹于造皆以樂特天地之裁荒孔之變
邦之大故然後去樂焉古之王者無終食之間忘憂
樂於天下况欲王而與天下同憂樂邪始有憂樂以
民卒乎憂樂以天下與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繼之
修己以安百姓同意若夫不知務此而欲長處雪宮

之樂難矣哉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
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凡物負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方命則逆而不
行之謂也今夫遊豫有事補助有政先王之命也景
公逆先王之命而不行無補助之政以恤民有師行
糧食以虐民飲食無節至於若流流連荒亡至於無
度斯固不足爲諸侯之度適貽彼憂而已蓋順流而
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
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遊于佚者也從
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

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遊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舞豈從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孔子有云景公奢于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由是觀之晏子諄諄爲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昔齊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春出省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卒再拜而命之以寶法亦晏子告景公之意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孟子特以樂酒無厭言之者舉甚者故也言興發補不足及助不給者以景公之行適當省耕時故也

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景公之於齊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一聞晏子之言卒知真豫成而有渝不可以無咎故大戒於國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不敢寧其居始興委積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夫然孰謂不可比先王之觀邪景公三問政於師曠師曠對之必惠民而已景公於是發倉廩以賦衆貧散府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則晏子一言而

利博如此則君臣相悅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師作徵角招之樂也劉向樂書別錄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爲事角爲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獨樂爲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勸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而樂以韶名之徵角謂之招豈例此耶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窮如此非健且巽而何自迹觀之畜君固不能無尤自心觀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復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鬻拳兵諫爲愛君失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成得志於民雖區區導之以振窮恤孤亦奚補治亂

之數哉此子夏所以深咎之也且晏子之功孟子所不爲今稱其言若是何邪晏子以其君顯其功雖不足爲而其言在所可取亦聖人所不棄也故周任之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陽虎之言孟子取之以對滕其可以人廢言乎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音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子完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禮者政之體制於治定之時樂者德之華作於功成之後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德之所由致昔之聖人有能爲禮樂之道無欲爲禮樂之心故造事而達

者推至賾之情而有所作造事而窮者因至粗之文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於禮執之而已非有所制也於樂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蓋禮自外成孔子執之而正人以為政樂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已以為德以迹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禮而莫備於鄉黨行而樂之者皆樂而莫顯於陳蔡以鄉黨之禮施於有政以陳蔡之樂形容其德彼見見聞聞者惡有不知之邪子貢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禮樂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盡而不可變故雖歷百世更百王其能違而弗從乎蓋孔子聖之時道之管也禮樂之統歸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功業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備雖堯舜猶可以賢之况其下者乎後乎以禮樂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雖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况去之未遠者乎竊稽子貢之知孔子對太宰嚭之問則登皇之太山而不知所以為崇對趙簡子之問則壁皇之江河而不知所以為量或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豈特禮樂哉然孟子語其所知止是者姑道可以法後世者爾雖然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揚雄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樂書卷第九十一終

樂書卷第九十三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
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制之非工至巧不
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
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

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而以情質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聽至聰不足以及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爲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曠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粗以爲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亦是意也今夫始萬物者

道也非仁政不行繼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堯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所謂道者乃所以在之也堯典所言皆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之在之本也治之末也堯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爲終始而已人君有仁聲仁聞猶離婁之有明公輸子之有巧師曠之有聰也有仁政猶離婁公輸子之以規矩師曠之以六律也根諸中有不忍之仁心形諸外有足聽之仁聞固宜近有以澤天下遠有以法後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爾有仁心仁聞而不遵先王之法謂之徒善有先王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謂之徒法齊王恩足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善不足以爲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

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苟主於中者有仁心仁聞之善而輔之以先王之法正於外者有先王之法而主之以仁心仁聞然猶其善不足以爲政其法不能以自行自古迨今未之聞也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聖人之法不可廢於天下如此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擣工倮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蓋非一曲之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直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所謂規矩

者正方圓之器也準繩者正平直之器也離婁之明止於目之所視而聖人竭目力焉則能內視無形而極乎離婁之所不能見師曠之聰止於耳之所能聽而聖人竭耳力焉則能反聽於無聲而極乎師曠之所不能聞明雖足以極離婁之所不能視非繼之以規矩準繩不足以正方圓平直之器聰雖足以極師曠之所不能聞非繼之以六律不足以正宮商角徵羽之音昔舜欲作十二章之服以行典禮必命禹以明之察音律之變以在治忽必命禹以聽之以禹爲能竭耳目之力故也作服必觀古人之象審音必本於六律豈繼之規矩準繩六律之意邪彼其於器械聲音之小者猶若是况宰制天下乎一海內雖竭心思以盡精微之妙如之何不繼以不忍人之仁政

哉先王有不忍人之仁心斯有不忍人之仁政以不
忍人之仁心行不忍人之仁政其兼愛足以仁民其博
愛足以愛物凡在天地之間體性抱情者吾之仁均
有以周覆之所謂仁覆天下如此而已周官天子執
冒圭以朝諸侯圭以統爲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
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
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爲君無爲以運其思於內以
耳目爲官有爲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

水之爲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
則濁清者爲陽人之所尊也以之濯首飾之纓豈仁
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濁者爲陰人之所賤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爲以取之而已孟子有稱夏
諺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
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樂書卷第七十四

孟子訓義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離婁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道德不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義出於道德而為禮樂之體禮樂出於性情而為仁義之用仁者愛也其本在孝而其實見於事親則凡移之於事君者皆仁之華也義者宜也其本在悌而其實見於從兄則凡移之於從長者皆義之華也智之實在於知仁義而其華見於前識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而其華見於威

儀樂之實在於樂仁義而其華見於節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豈非智之實在於知仁義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則禮制行矣豈非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君子樂之雖王天下不與存焉豈非樂之實在於樂仁義歟樂以樂天為至仁義則人道也故於樂特言樂斯二者而已今夫華者實之所自出華無實則文勝質實無華則質勝文自堯舜至於周其文質未嘗不彬彬也周道衰天下以文滅質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揚氏為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其流至於仲子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其華而實之者也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

弊與老子言道德終於見素抱樸同意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人之性流通則生厭塞則熄樂出於性樂其所自生者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之生也如此其可已乎故由事親之實至於仁眇天下由從兄之實至於義眇天下由智之實其大至於觀遠近由禮之實其節至於同天地樂之生不已而極於日新之盛則天機自動所造皆適足不知所蹈手不知所舞而有盡性術之變豈非真久之息以踵而天機發於此歟孟子言樂及於是亦歸根反本之意也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孟子不同者蓋詩序言情動於中

而形於外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孟子言樂之
生惡可已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

萬章上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徒歌爲謳永言爲歌是謳則未免乎有謳歌則適於心
之甚可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
與賢故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者天與子則與
子故也由是觀之帝王所爲固未嘗有所容心一於順
天而已故堯舜與賢而天受之先天而天不違也禹與
子而天亦受之後天而奉天時也禮運以不獨子其子
爲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子爲道隱而小康豈知孟子
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然舜以聖繼帝而其迹晦人得
而親之其美得而譽之故其言止於朝觀試一謳歌也

之而已啓以賢繼王而其迹顯人非特得而親之抑且
譽之矣朝觀獄訟謳歌者歸之親之也曰吾君之子譽
之也禮言必先其令聞止於三代之王亦是意歟然朝
觀獄訟者歸之非惟舜啓爲然文王之時萬邦之方朝
覲者歸之也虞芮質厥成獄訟者歸之也下民之王謳
歌者歸之也彼其有天下之實如此卒不有天下者時
而已矣

萬章下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之爲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
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
終殺聖人鏗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王者陽精之純

而生乎此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憂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爲金鉉上九剛實以不變而其象爲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之意也易曰成言乎良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良則始而不終不足以爲成終而不始亦不足以爲成集大成也者金以成德孔子集道之全以大成邪孟子論四聖人之聲而玉振之者終始具故也蓋金聲則或洪或纖所以條理於其始利用之道也玉振則終始如一所以條理於其終成德之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足於成德不足於利用故能清者不能任能

任者不能和孔子之行非特足於成德又足於利用故或清或任或和適時而已是金聲者孔子之事玉振之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也以金聲爲始條理則終未必不然以玉振之爲終條理則始未必然是善終者未必善始而善始者未必不善終斯三聖所以善終不善始而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終始之也然大成若缺豈非能不自大故能成其大邪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道歲也聖人時也以異而同而已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條則有數而不可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聖人之於道

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感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
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則力也
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
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
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子則能至且中
矣其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備其善者也能時
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其善者也射始於古
至羿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
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道始於金聲而玉振之取
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
蓋禮樂法而不說惟法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
之至曠存焉

樂書卷第九十四終

樂書卷第九十五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
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
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
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
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
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
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

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惑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
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則力也
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
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
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子則能至且中
矣其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備其善者也能時
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其善者也射始於古
至羿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
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道始於金聲而玉振之取
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
蓋禮樂法而不說惟法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
之至曠存焉

樂書卷第九十四終

樂書卷第九十五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
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
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
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
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
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
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

焉必期於師曠者豈以其聰聽出乎其類故邪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髮必識之矣

外以內爲本功以事爲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
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
者未嘗不無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
以謳相高善歌如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
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
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二軍
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而哭之城隅爲之地國俗

爲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哀哭而雍
門善哭同意凡此皆誠之形於內而物應於外爲其
事而有其功者也若夫賢者之於國異於是其君用
之則言聽計從道洽政治天下雖廣可使風俗同而
如一家中國雖大可使心德同而如一人其德諸內
而形外爲其事而有功豈特變國俗而已哉淳于髡
徒知魯用公儀休子柳子思之賢而不知繆公不師
用其道疑之以爲不賢以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
而去亦如此而已豈智者之言邪

盡心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

仁以善爲主善以仁爲用均是仁也有言聲之殊均

是善也有政教之異蓋號令之辭無非仁言也絃歌之音無非仁聲也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爲外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爲內此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政之所發而可欲者無非善政也教之所敷而可欲者無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爲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爲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詩仁言也於風俗則移之而未至於易樂仁聲也於風俗非特移之又至於易之也豈非仁言不如仁聲入人深之意與善政則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至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况不仁者乎教之善者猶若此况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於賤者而已故

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又言使民以時同意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磬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鐘鼓蓋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鏗鏘者樂之聲而樂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聲高子以禹有追蠡已弊之鐘謂禹好聲樂爲勝於文王是不知追蠡久而弊節奏久而絕非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弊者非兩馬之力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絕者非一卮之用所能致高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其爲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爲詩亦固

於為樂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秀非苗也類於苗而亂苗佞非義也假於義而亂義利口非信也託於信而亂信鄭聲非正樂也雜於樂而亂樂紫非朱也間於朱而亂朱鄉原非德也似於德而亂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亂苗其實為易辨故佞與利口似之鄭聲與紫則亂雅聲正色為難辨故鄉原似之楊雄曰太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亦此意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其序與孟子不同何也論語以紫之為害

不及鄭聲鄭聲之為害不及利口故舜命九官先之以夔之典樂繼之以龍之納言孔子語顏淵先之以放鄭聲繼之以遠佞人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而苗莠朱紫聲樂特觸類而取譬者也其異如此

樂書卷第九十五終

樂書卷第九十六

樂圖論

序樂

原律

備數

審度

和聲

序樂

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樂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陽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陰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
 以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由是觀之六律六同所以考五声五声所以成八音
 八音所以節六舞故先王作樂先之以律同繼之以五
 声成之以八音終之以六舞則發諸声音形諸動靜性
 術之變盡於此矣然先王立樂之方先後有倫而不亂

終始有聲而不變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序君子以終焉圖之以著制器之象論之以明尚象之意故先同律次五声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終之此樂之大凡也大象無形大音希声故五声樂之象而非大象也八音樂之器而非大音也大象大音同真於太虛之妙蓋將載道而與之俱矣庸詎不為樂之本歟今夫三才之道參和為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為中合故參兩合而五声形焉參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數雖多要之會歸於中而已是樂以太虛為本而声音律呂又以中声為本也昔伊耆氏實始作樂以謂土位中央而於陰陽為冲氣籥生黃鍾而於律呂為中声始乎土鼓中声出焉中乎黃稗中声發焉卒乎葦籥中声通焉樂之所本如此豈不為天地之和人道

之正也哉雖然樂本於太虛而声音又本於人心人心居中以治五官非声而所声者自是而發而声者實該而存焉是知心以情變声以心變本乎哀心感者声之變也唯以殺本乎樂心感者声之變也嗚以緩至於本乎喜怒敬愛之心而其声之變也亦如之苟窮本知變則學之情文得矣知其情者能作知其文者能述非深通乎本末者其孰能與此

原律

昔黃帝正名百物爰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斷嶰谷之竹取其自然圓虛者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其取者竅之厚且也又制十二筩象鳳凰之鳴別陰陽之声應十二中氣而律呂備矣此黃鍾所以為律本而律又為萬事本也蓋律以竹為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為

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則分寸之短長容受之多寡声音之清濁權衡之輕重一本之自然而人爲不預焉此中和之聲所以出而大樂所以成也今夫天地分位則陰陽升降清濁所以殊音也寒暑變節則四方列位声音所以殊響也斗杓移指則十二月異辰律呂所以別氣也然律呂之制蓋原於數度終於衡量其爲數也始乎一 二 卒乎不可窮則萬變之多可得而知矣其爲度也始乎毫釐卒乎不可圍則四海之表可得而揆矣爲量則始自圭撮而可以量江海雖元氣浩浩可測也爲鈞則始自錙銖而可以等華嶽雖坤靈磅礴可度也繇是知声律之妙於大不終於細不遺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造化不能遺其功鬼神不能遁其情況其顯顯者乎古人嘗謂不出

知天下不窺庸見天道聲律之謂也樂苑曰律之爲用窮天地之聲盡天地之數播之於樂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變風俗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後世有作易竹以銅是以人爲之器實天生之黍則分寸容受安得不差聲音輕重安得不紊乎若然求陰陽之氣効於律中和之聲効於樂亦已難矣

備數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聖人原數之始而以隸首作之變之以參伍會之以錯綜歷十二辰而五數備矣蓋天地自然之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未有不起自黃鍾九寸之律也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故黃鍾之律以九寸爲度自一而始至九而究復歸於一

而已一之為數數之宗也故以一益九而為十以十益九而為百以百益九而為千以千益九而為萬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而不失毫釐物有多寡受之以量而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而不失黍粟聲有清濁協以律呂而不失五音夫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覩矣臣嘗考周禮大司徒九數之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贏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圓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苟乘以散之除以聚之伶倫為竹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未有不

得數而有常矣先儒第弗深考反疑古數為舛而以宋

祖冲綴術之法為密器具目論也

審度

古者以聲為律以身理為度故法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而五度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蓋所以度長短也且黃鐘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二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疋是始於分終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筭術黃吐絲為忽十忽為抄十抄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論寸不過淮南子之薊粟秋分而禾薊定薊禾穗芒也律數十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漢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要之不出以身為度之意也

周禮璧羨以起度而禮樂興焉然則先王作樂本之度
數稽之齊量而舉得其中則樂之寓諸器數惡往而非
中聲哉易緯有十馬尾為分之論是或一說也

聖朝因循唐令以象黍之廣為尺調鍾律測景景

太祖常患雅樂太高詔和峴取王朴尺校司天監銅尺
為短四分又出上黨秬黍令峴案之按尺與銅表冥合
由是峴論樂聲之高疑在尺短更用銅尺改定鐘石

太宗詔李照修正雅樂以太府鐵尺為正比王朴尺長
三寸比景表尺二寸六分後得河東秬黍大者縱案之
然後鑄銅為新尺質之古器皆晉荀勗新造者尤相諧
韻可謂密切而有正也阮咸譏之誣矣

和聲

萬物殊形俱以元氣眾音異響俱會五聲聲非効律律

以而聲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
矣是故宮為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為臣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跛其臣壞角為民不以律和之則
其聲憂其民怨徵為士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
羽為物不以律和之則其事危其財匱若夫聲以質情
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各安其五聲至於教六
詩又以六律為之音豈亦律和聲之位而不相奪倫也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意賡傳曰律明五義
法取和聲此之謂也莫非聲也有正聲焉有間聲焉故
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
之發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
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
淫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泉書卷第九十六終



